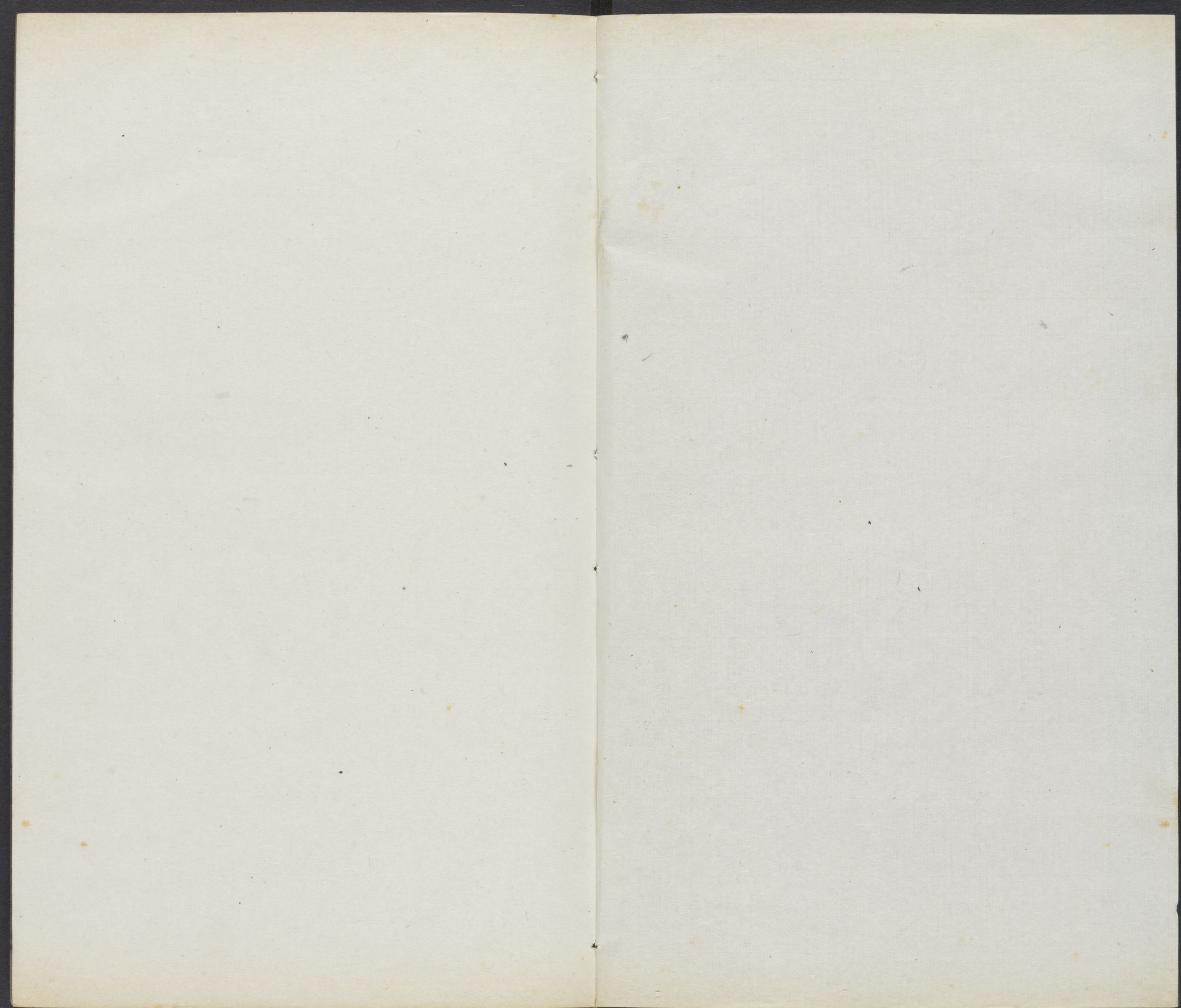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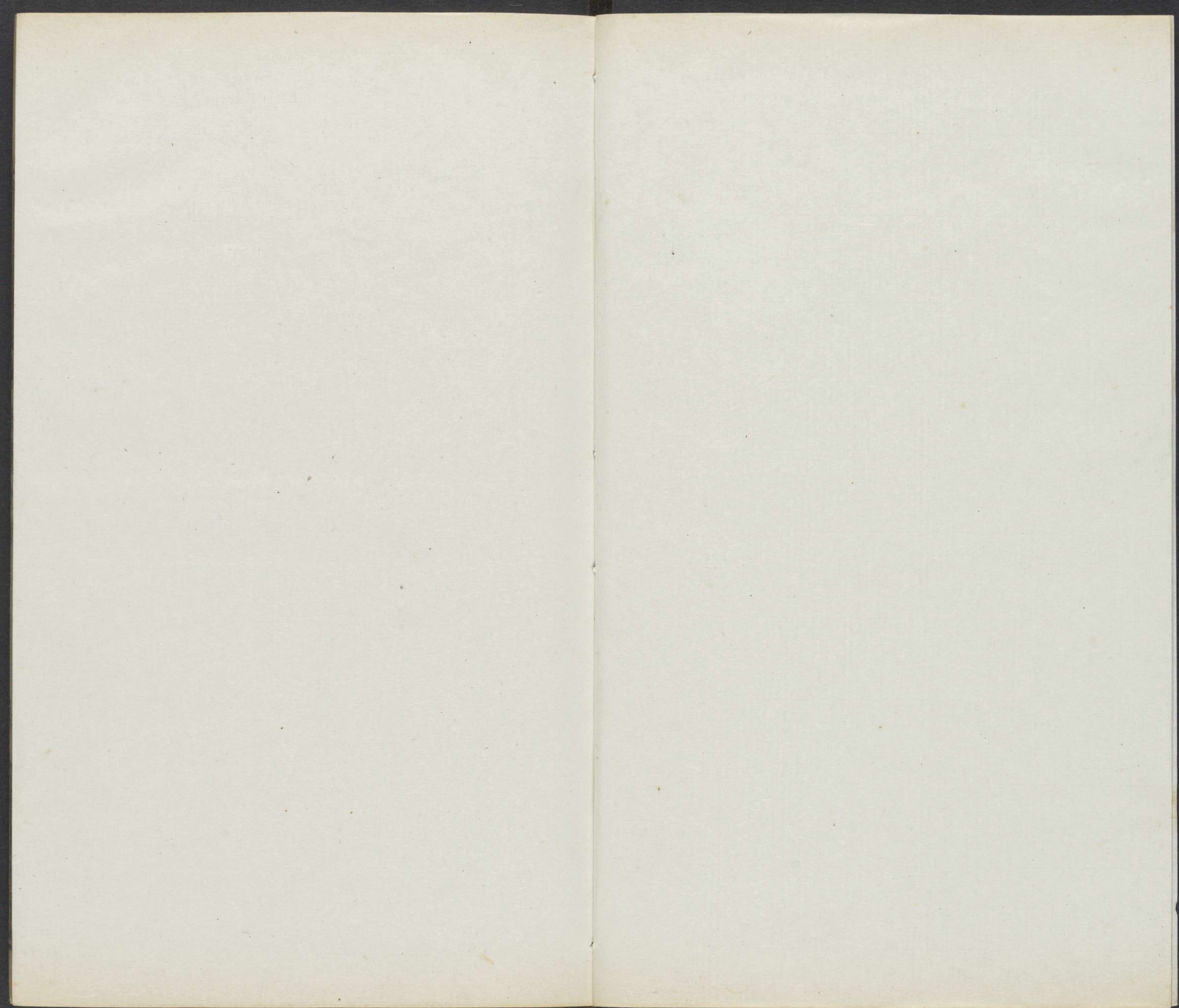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UG 26 1930

4
T Ch L 9155/4481





讀書雜述卷十

讀史



山陽李鎧惺菴著

有苗弗率虞帝咨禹徂征三旬逆命遂班師帝乃誕敷
文德舜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聖人何嘗侈言征
伐哉而太史公紀黃帝則曰習用干戈曰修德振兵
於阪泉之戰則曰三戰然後得志於涿鹿之戰則曰
徵兵諸侯何難易若斯之相懸也謂軒轅之氏遜於
有虞氏耶然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未嘗
軒輊也謂炎帝蚩尤之不用命倍於有苗耶然禹謂

有苗昏迷不恭反道敗德惡亦極矣顧易於格耶至
軒轅氏為天子史又曰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且曰遷
徒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殆與後世用武之國
等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又逕庭矣舜聖人黃
帝亦聖人先聖後聖同德而經史所載不同如此豈
非堯與舜聖聖相承故無為而治而黃帝當神農氏
世衰諸侯相征伐之時雖聖人不得不出於征伐歟
孝庸行也然自古帝王聖賢孰能當大孝而無媿者乎
余故讀史而首載虞帝為千古事父母之準且以見
聖賢德業帝王事功未有不本於庸行者也

父愛後妻子十人而五後母虐前妻子則十人而九矣
此亦人情之最不平即孝子亦仰天號泣者也然不
幸處此後母不可懟况父乎計維以虞帝閔子騫王
太保為法庶幾親心之一悟而慈孝兩無失也不然
父母之前微有報施之迹不可以為子又何以為人
聖人以讓為德何心於人之讓讓畔讓居至誠未有不
可動者也

臯陶為大理伯夷主禮垂主上師益主虞弃主稷契主
司徒龍主賓客當時帝相咨盈廷相贊謂能稱是也
其受之也亦自謂庶幾稱是也故終其身辦一職靡

不代天工而襄聖治後世積資授官朝兵農夕禮樂
絕不問其稱否已亦未嘗逡巡其間豈盡才過古人
歟受爵不讓便於臣工而職業不修治術之日以苟
且亦已多矣

虞廷二十二人各舉其職史以為四海之內咸戴帝舜
之功然則古聖人功不必自己成名不必自己立可
知已後世人主忌臣下立功不以為相助而以為市
恩沽譽也抑何其自隘矣乎

唐虞以前代遠年湮作史者折衷群書蓋難言之太史
公紀五帝頽斷斷不離古文文取雅馴學識踞諸家
之上卓然為千古良史有以也夫

帝太戊見祥桑而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
有闕與帝其修德君臣間有咨傲之風焉太戊從之
而祥桑枯死以德合天捷於影響陟不媿阿衡太戊
亦殷賢聖之君哉

帝武乙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
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後獵於
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嗟乎自古滅理逆天狂悖不道
未有若帝武乙之甚者禍僅及身猶幸矣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

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絜夫絜美之物也
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
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柳
子厚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當以荒淫失度命其子
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
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
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余由其說而廣之
奔女之醜也納奔女大無行也不據理以戒其子而
曰女三為絜絜美之物也然則一女奔遂可納乎又
曰何德以堪是有德者竟可以決禮義之防肆意漁
色而莫之恤耶始曰必致之王又曰王猶不堪夫知
其不堪而致之慮子之覆宗乃不顧王之失國不忠
亦不恕矣然則密康公之母意則是而詞不可以訓
也

龍虩之妖禍周也而預兆於夏后氏之世何也夫龍虩
何足藏夏帝顧卜而藏之夏亡傳之殷殷亡傳之周
卒莫敢發厲王發之虩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
課而譟之虩化為玄龜入王後宮後宮童妾遭之而
妖孽生而宣王時又早有檠弧箕服之謠以展轉於
褒而納之宮然則天雖以褒如禍周所由來久遠而

豈幽王之過哉然使幽王修文武成康之業持其正
弗即於邪褒姒雖妖焉能入王宮而禍之乃惑一嬖
妾而后與太子廢博一笑而諸侯解體是王之心先
蠹妖乃中之也身死驪山成東遷之勢夫非天之禍
亦幽王自貽伊感而已矣
褒姒不好笑妖而黠者也王必欲致之笑愚亦甚矣李
延年傾城傾國之歌本伶人無賴語武帝英生聞之
不以為戒乃曰世豈有此人乎固知千古愚人不少
而幽王女寵之禍則不止於傾城傾國而已吁可畏
也哉

齊威王霸主也乃譽言日至者烹之毀言日至者封以
萬家誅賞若此尚有厚幣事吾左右飾詐干進者乎
即王道蔑以加矣

孟嘗君特公子之能結士者耳而少明敏有識解異他
公子高其戶之說竒矣而進說於其父靖郭君則曰
君相齊齊不加廣而私家富累萬金君後宮蹈綺穀
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得袒褐厭糟糠尚厚積餘藏欲
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嗟
乎是時文年少何其較然於家國之重輕破貪人之
見廣烈士之風也至今誦其言類知道者惜乎代立

讀書記卷之五
五
以來日惟奔走天下賓客不復以曩者之言用之家
國而食客三千人賢如馮生不過游說齊秦間俾復
其位若引之於道則概乎未之有也此孟嘗僅以好
客傾天下也歟

毛遂自贊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
於此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
也嗟乎是何足以相天下士哉夫士而賢左右安從
知之士處人門下未有所試而遽為左右所稱引以
聞之主人是必納交左右以干進而盜名又烏得賢
平原君顧以未有所聞決人之無所有耶猶幸遂肯
自贊耳使終韜晦不言將無覲面失之然則知人蓋
難求士於左右之口未有能得天下真士者矣

秦師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霸不用蹇叔反其衆心可
擊也藥枝曰未報秦施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
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攻秦師於
穀嗚呼先軫於是乎要功啟釁矣先君賴秦師以入
曾幾何時而竟忘之且向者我伐鄭而秦釋之秦亦
何罪今秦襲鄭我啟之也不自追咎其失而負義廢
禮使新君墨衰經於戎馬之間遂墨以塋文公何也
後三年秦使孟明報穀之敗四年又大興兵伐我渡

河取王官及郊麥厥師遺憂後世先軫其何以自解
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盾志也於何知之於公刺盾攻
盾知之又於穿迎盾知之也公欲圍盾未嘗惡穿不
有以授之穿無故而發大難非情也盾為正卿負重
名見無禮於君者且當逐之况弑逆乎穿不懼盾誅
已而迎盾盾復位桃園之禍若罔聞者成公黑臀立
又相與謀焉其與於弑明矣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
其君聖人作春秋因之然則為法受惡出疆乃免斷
斷非聖人之言也

文公復國以來伐衛圍曹圍鄭修怨無已時何其無容
人之度也而圍鄭欲得叔瞻者何初文公過鄭鄭君
弗禮叔瞻固嘗諫之迨鄭君終不聽則曰君弗禮不
如殺之不然後且為國患是語也人臣各為其君謀
何足深罪乃沾沾記之不忘耶叔瞻自殺不可以已
乎又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嘻甚矣鄭恐求解於秦
秦罷兵晉亦罷兵德歸秦怨歸晉矣霸者謀國固如
是耶

悼公問羣臣可用者初僂舉解狐狐僂之仇也復問舉
其子初午君子曰初僂可謂不黨盖初大夫之舉一
以不可為斷忘乎其為仇與子者也使猶有仇之

見存安知非矯情猶有子之見存安知非溺愛然則如祁大夫之不黨而後仇可舉子亦可舉不然吾恐矯且溺者之接踵於天下矣

重耳留齊五歲年六十矣思所以反國寧不汲汲乃愛齊女無去心閨闈之間英雄亦有時湛溺乎齊女殺侍者滅口趨重耳行不聽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何其有烈士之風也重耳歸迎秦女為夫人不聞迎齊女史失書耶抑向者之愛之以色非以德耶

重耳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君乎請從此辭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嗟乎重耳之出亡也左右之功子犯為大其請去亦恐烏卷弓箴禍將及已姑以是嘗之豈要也哉子推不言祿久矣夫脫屣富貴高視塵埃之表一旦見臣求去君與盟曰是何為者殆要也於是听然而笑矣曰足羞曰不忍何其意思深長也渡河以後跡之終不可得視范大夫又過之矣

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

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無以令於天下方今尊王
晉之資也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嗟乎尊
王諸侯常分也春秋以來王室弱而諸侯強則煌煌
乎盛節矣衰曰求霸本圖也曰先入王功必自己出
也曰晉之資機未可失也火公至正之舉雜以計功
謀利之私五霸假之有以也夫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
曰太子之立諸侯莫不知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
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妾自殺也乃詳譽太
子而陰令人譖惡之而欲立其子嗟乎自古女戎朱

有深情厚貌陰行其詐若驪姬者其意以為不如是
則己之寵不固己之寵不固則太子之廢不廢奚齊
之立不立未可知也自垂泣數語深結獻公之心於
是太子之過日以聞奚齊之愛日以篤他日置毒胙
中祭地與犬與小臣可以惟所欲為而不復疑而新
城之自殺成矣彼戚姬者日夜啼泣高帝前欲立如
意為太子帝徒以私愛故輾轉於中而其言非正固
心知之所以卒不易太子置戚姬禍患不顧使遇驪
姬高帝即英主安知不信以為謙讓未遑而售其詐
况庸闇如獻公哉然則婦言可用豈特讒間之昭昭

者乎即近理更須察之矣

太子申生奔新城獻公怒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
為此藥者驪姬也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君老矣非
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曰可
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納我我自殺耳
於是自殺於新城嗚呼申生其可謂純孝也已矣當
日辭必不聽徒懟耳使萬分一而聽將何以置姬姬
去太子安君不安矣此文孝子推心飲泣者也为出
奔之說者以重耳夷吾待太子而實不知太子之心
姬既欲甘心於太子朝而奔夕且見執於所奔之國
等死耳執而死何如順命而死若倚大國以抗父稍
知大義者不為而謂太子為之乎余故曰太子純孝
後人顧引虞帝泰伯竊竊然議之何也夫大聖人之
蒸又克諧豈可責之人人是時公溺於姬姬欲其子
之立早坐太子以弑父之名雖欲讓位而去逃之荆
蠻又烏可得哉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之子圉妻與往重耳不
欲受司空季子曰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
而求入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之嗚呼秦穆晉文
皆當時賢諸侯一與一受何其昧昧於婚姻配合之

間也繆公怨子圍獨不為宗女計文公親秦受其四
不可必悍然決禮義之防而不顧耶時子圍尚在懷
嬴亦覲顏往焉無惑乎他日議立其子樂趙盾以其
為淫而不之召也

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
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率師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
之嗣適不可以率師調護太子有味乎其言之也公
則曰寡人有子未知太子誰立夫申生為太子以而

公云然欲以奚齊代之明矣克於是時引自古廢適
立庶之釀亂直陳於公前安知不戢其邪心翻然悔
悟若之何不對而退及太子恐廢克曰子懼不孝無
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以正義相勗勉
其惓惓於太子至矣而太子伐東山克願謝病不從
豈非惑於優施之歌為中立之計耶他日殺奚齊於
喪次荀息立悼子又殺之雖意在內重耳亦若為太
子報怨焉者然而無益矣按外傳姬告優施曰君許
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則太子之殺
不殺猶可轉移於克之手乃惑於姦謀坐視太子之

讀書雜誌
死亡而莫之救迨躬蹈弑逆身誅名滅而曰凡以為太子也天下後世其誰信之哉

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太邱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嗚呼世父不忘大父之仇志壯矣以擊戎故讓其弟為太子厥後襄公卒為諸侯又何其視富貴如敝屣也有秦伯季子之風焉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嗚呼王者罪人不孥三族何罪而株連及之耶自古無此慘法有之自文公始然則後世紛紛草菅民命夷人三族者皆文公之法有以遺之也作法者其慎之哉

秦武公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嗚呼秦慘刻少恩乃為此愚而害理之事賢如繆公猶用其家法從死至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亦殉焉書曰初罪作俑也百里奚年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語三

日大說授之國政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餒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夫蹇叔賢世莫知也奚又以微賤之臣新授國政欲薦其友於其君固未可泛引無徵也但就止臣三事見蹇叔之賢何其捷而善入耶雖然微繆公不能用奚又烏能用蹇叔哉

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饑穰更事為國家計久遠百姓何罪則仁人之言也繆公用其言而與之粟救災恤患得交隣國之道矣其後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聽驍射之計因其饑伐之欲得志於秦卒為秦虜安危之機豈不以人哉雖然國家須竭忠畢慮之臣而不能必其言之皆是惟聽言者以理

言書雜述
為斷不惑於近功小喜則有安而無危彼丕豹之說
固先支與奚入告矣非繆公有君人之度知其不義
而更謀於老臣幾何不先晉而結怨速禍也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
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
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
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
馬之德楚莊王愛馬貽笑千古繆公以一善馬結岐
下三百人之心卒賴三百人馳晉軍以脫於危恩之
所被豈在大乎不徒赦之而飲以酒類伯主之權謀

而不以畜產傷人則皇皇乎正論也

繆公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於是乎有殺之敗引過誓
軍亦奚益矣雖然猶愈夫溺於論言終其身不悟者
也

秦獻公元年止從死嗟乎以人從死害理而逆天少有
人心者必止之然自文公以來行之數世若令甲然
獻公可不謂嬴氏之仁君乎哉

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
孟說舉鼎絕臄八月武王死族孟說夫力德之反也
戲道義之反也人君不尚德好義而樂與羣小比鮮

不敗度而禍及其身迨禍之既及雖族誅羣小以謝天下晚矣小人導人主游戲俾匿就兇邪踈遠正士豈不有時躡大官享厚糈耶乃榮寵未幾禍不旋踵則亦何益之有吁其戒之哉

始皇四年百姓納千石拜爵一級嗚呼納粟拜爵始此漢文帝詔民入粟得拜爵武帝詔民得買爵令株送徒入財補郎皆因而非創也

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索隱曰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說恐非一云河魚大上為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而去此

說是也

始皇遷母太后於咸陽宮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其志堅其氣壯意其人必以理義自勝者若之何有車裂假父囊撲兩弟之謬說耶說出於說苑而本紀與不韋列傳皆不載甚矣太史公之審於持擇也通鑑不祖史記而采說苑亦踈矣

尉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

言書雜述
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夫
繚寯秦王形貌肺肝如畫以為少恩比之豺虎可謂
工於揣測者矣王止之而卒為之用何也所云亡去
偽耶要之耶抑功名之士貪於祿爵明知其不可而
姑從之游耶嗚呼范少伯洵人傑也哉

秦初并天下之令曰興兵誅之曰舉兵擊滅之曰秦兵
吏誅遂破之曰發兵誅得其王曰兵吏誅滅其國曰
兵吏誅虜其王凡以侈述誅殺威制天下之勢而已
而廷臣獻諛又以為法令一統五帝所不及君暴於
上臣諛於下而三代漸仁摩義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蕩然無復存矣開國之規模如此其不再傳而失子
孫無遺育無足怪者

始皇謂謚法為子議父臣議君也乃除之夫君父而善
臣子安從議不然臣子即諱言之萬世遂無公是非
哉始皇自以殘暴不道除之便其私而不顧其後之
無復忌憚以至於亡也此之謂大愚也矣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秦水德更名河曰德水又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
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是說也何其謬耶刻削寡仁
恩秦皇天性則然非以水德王乃如是以應之也使

秦即木德火德吾知刻削猶是耳

封建古聖人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秦恐立國樹兵乃分天下為郡縣此自伯主權謀亦世運之不得不然耳今使聖人復起三代典章無不可次第修舉至於封建能毅然行之而不虞其後乎漢高除秦苛法多矣於郡縣則因之亦知其勢之必不可復也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漢書五行志曰秦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九十二人見於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秦皇初并

天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夫天欲亡秦自多妖孽然始皇并天下志驕氣盈謂天下不復用兵且恐藏兵為秦患故銷以為鐘鐻金人初不關大人之見不見也豈知收兵未幾而揭竿而起者之隨其後哉

盧生曰上所居宮毋令人知趙高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其辭幻謬略同二世不足道始皇雄鷲亦聽之而售其欺何也他日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日多以至於亡皆兇父有以貽之也已侯生盧生相與議始皇為人謂其貪於權勢談言微中

言書雜選
矣顧說以不死之藥可得者盧生也今日未可為求
仙藥豈真昧於前而明於後耶且天下非果有不死
之藥也貪權勢者不可為求然則不貪者遂可求耶
始則肆為迂怪以希非望已而懼誅乃託之不可求
以去方士之反覆傾詐略可睹矣當是時秦法網至
密豈不能跡之海上誅一二方士顧不即誅而遷怒
於咸陽之諸生蓋狂暴其天性而庶幾真人之一遇
則惑溺以迄於死也吁可哀也哉

始皇乃有扶蘓為之子又居然長也使立為嗣秦安得
遽亡怒其入諫俾北監蒙恬上郡以貽他日之禍然
後知天之巧於促秦也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
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
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詞愈遁愈幻而枝節愈多
夫人而知其詐也雄猜如始皇而至死不悟天奪其
聰也已矣

自古宮室之侈麗陵墓之機巧未有如咸陽鄠山者豈
不以子孫不拔之基地下無窮之利哉乃未幾而焚
之發之矣智者顧為之乎

三代享國長久即大運既移子孫猶封於異代其德澤

固以有以綿之也當胡亥之時諸公子不聞失德乃賢如扶蘇也而死無罪如六公子將閭昆弟三人而死骨肉自殘一若剪滅其讐仇以為快者蓋秦累世殺人適足以盡殺其子孫而已矣天道好還可畏哉酈山復土畢使二世釋阿房宮弗就猶幹父之蠱者矣乃復作如始皇計徵調轉輸致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得無世濟其兇乎是時天怒人怨即不作阿房宮亦亡况以此速天下之兵哉

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嗚呼諱疾忌醫未有不死人主而惡水旱盜賊之日聞未有不亡二世其明徵也他日望夷宮之變二世謂宦者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拒諫之釀亂速禍可為寒心哉

二世即愚闇何至鹿馬不辨而詭言以相戲耶蓋高欲為亂祇恐群臣不聽先以是設驗耳迨群臣皆畏高而望夷之弒成矣嗚呼人臣進說於其君凡悖理害義是非混淆皆謂鹿為馬之漸惟有以折其邪心毋使尾大不掉或萌於盈廷唯諾之時庶幾衆正進而

群小退而禍無由作易曰履霜堅冰至不可不慎也
始皇承六國之敝憑詐力取天下慘刻少恩已有不再
傳而失之理况箝天下之口哉胡亥才不逮堯父而
法則因而不改其死於望夷固當若子嬰者為秦王
僅四十六日當群雄蜂起之時孤而無輔吾無責焉
耳長沙概謂三主失道罪之與祖龍二世同科亦過
矣

高既弑二世勢橫而羽翼成矣子嬰無忠臣良士為謀
乃能不動聲色刺殺高於齊宮三族高家此豈漫無
智計者哉無如天欲亡秦大勢已去卒不能保其要

領也

竒貨可居孰有如竊人之國子為帝王者然始皇親不
韋子終不敢訟言於天下願為之臣是不但不得為
天子父且不得如凡人之有其子也况相國稱仲父
柄秦曾幾何時卒賜書徙蜀飲酖以死則又見殺於
其子矣盖天厭秦滅六國故令不韋先奪其嗣以亡
秦而小人僥倖究未有不敗者天網之不漏如此
將兵固不免殺人然攻下城邑豈盡仇其民而誅之若
白起者攻伊闕燒夷陵拔華陽與趙將賈偃戰攻韓
拔五城前後殺人計數十萬而長平之戰趙將卒四

言書蔡述
十萬人又挾詐盡坑之自古將帥殺人之多未有如起者以為忠於秦乎然而逆天道矣杜郵之劍昭王殺之非其罪而抗降足以死起固自知甚明也將兵者其慎之哉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翦瀕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既至關後使之還請善田者五輩此與蕭相國何多買田宅自污意同豈真為子孫計久遠凡以釋主上之疑耳故翦與何卒免於禍然是策也豈能盡行於後世設以為有挾而求安知不因以速禍耶嗚呼難矣

高祖之取天下善於將將觀其用子房計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睢陽以北至穀城與相國越捐地十餘里略無所疑卒賴兩人會垓下以滅楚而興漢何其知人善任使也及帝業既成謂項氏亡為漢疆域憂者獨有諸宿將於是酬功之心不勝其雄猜之心勢且不盡族諸將相不止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反反形未著也乃用陳平計偽遊雲夢自是諸侯人人惴恐韓王信以馬邑反陳豨以代地反彭越黥布盧綰之屬各以其地反天下苦兵革久曾不得稍休息迨至諸將就擒帝以萬乘之尊竟中流矢行道病甚因

以不起是疑天下功臣心激之稱兵犯順且危其身
以幾危社稷者孰非雲夢一遊致之耶當是時天下
既一諸將皆裂土為侯王必無反理不足憂所可憂
者宮中一呂氏耳不呂氏之憂而日以剪除功臣是
亟幸而周勃灌嬰之徒未與韓彭輩俱盡耳不然諸
呂擅權之日吾不知劉氏之天下誰與安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高祖用人之謂也夫

自古以匹夫為天子而逮事其親者虞舜而外高帝一
人而已舜之孝自為千古帝王所不及使高帝稍知
事親正位之後當即奉太公以殊禮奈何僅循五日

一朝之故事太上皇之詔直待明年又必因家令言
然後怒焉有動於心耶且父子之間天性也乃家令
曰令人主拜人臣則威重不行太公曰帝人主也奈
何以我亂天下法是何言而可施於父子間耶夫使
家令得以此言告太公太公得以此言告帝母乃帝
之知有生臣與法而不有其親亦已久耶他日置酒
未央殿為太上皇壽復曰始大人以臣為無賴今某
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夫家庭詬誶之語鄉曲謹厚者
類能忘之帝顧不能忘耶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帝有
天下顧於太公前沾沾德色耶然此無足為高帝責

讀書記卷之
也方項王置太公俎上勢且就烹而分羹一語乃從容談笑應之即揣知不果烹抑豈人子所忍言者則帝之不有其親又不在得天下以後也嗚呼高帝英主也逮事太公帝王不可必得之遇也而竟若是寧獨有媿於虞舜哉可慨也已

紀呂后何也曰女主稱制也稱制其後此矣孝惠在后安得竊天下而概紀后曰甚后罪也后自高帝時輒誅殺大臣高帝病復堅以相國為問蓋逆知孝惠仁弱而覬覦神器帝制自為之志有未嘗一日忘者及孝惠觀人羸病歲餘不起因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於

是生殺予奪紛紛專擅分王諸呂之勢成而劉氏危矣則后之竊天下豈待七年秋八月戊寅之後耶班氏分為二紀正例也遷特紀呂后用例變而遇意微令千載後按歲月而讀之而知惠帝以親高后子七年之內徒擁虛位於上危若朝露於是呂雉之罪埒於武曌也嗚呼嚴矣

女寵之禍昭昭也賢如高帝不免溺於戚姬流患無窮而況其他乎方姬從帝之關東日夜啼泣欲以其子易太子識者早知姬與如意無死所矣然姬婦人奚足怪高帝以創業雄主顧不能裁之以義而婦言是

用卒之骨肉未寒而如意鳩惠帝病高后之毒日以滋諸呂之熖日以熾人彘之慘非高帝有以遺之而誰耶向使高帝為姬母子計久遠呂后即妬悍然怨毒不深禍難卒起則如意王趙姬為趙太后宴安富貴如齊梁諸國可也且也戚姬不慘死惠帝方富於春秋何至縱酒色以戕生以仁孝之資發奮有為外倚大臣內而潛消默奪高后雖欲紛紛王諸呂勢且奈之何哉愛一姬不以其正而結怨速禍幾移國步高帝於是不得辭其責矣

齊王肥惠帝庶兄也燕飲時帝如家人禮身下之及太

后怒置酖帝又俱為壽以全之此其天性友愛過人遠矣若趙王如意高帝常欲以之代太子使惠帝忌之豈不欲得如意以甘心帝不惟置弗問聞太后怒輒自迎趙王霸上又挾與起居飲食是何委曲周詳惟恐貽手足之痛傷高祖之心耶夫高祖豁達大度至封其兄子猶不能忘情於嫂而以羹頡名侯惠帝於兄弟固若是篤可不謂賢耶高祖嘗曰太子不類我予讀史至此亦曰惠帝之於如意固不類高祖之於伯子也使天假帝以年而充以學即三代令主何以加焉惜天厭呂后不欲其子享國長久乃七年而

帝業不終悲矣

漢治雜霸文帝則近乎王太史公亟稱之既以為謙讓
又以為仁旨哉當大臣迎立之初西鄉讓三南鄉讓
再庸詎知非事機危疑有不安於中者迨即位以來
建太子則讓約和親則讓諭南粵則讓他如蠲租勸
農日食求言增祀無祈諸詔皇皇乎以實心行實政
帝蓋終身有讓德焉是以二十三年間海宇又安民
俗淳古庶幾三代之風而傳所謂型仁講讓也者孰
謂帝僅黃老之學耶且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非文帝
以仁讓守之則其祚不長武帝窮兵黷武天下擾動

非文帝德澤在人心幾何不為秦皇之續哉武帝本
紀不傳而酷吏平準封禪諸篇多微詞焉遷紀文帝
獨流連慨慕特書而備記之好尚蓋可知已

詔除肉刑文帝德至盛矣而緹縈以一女子乃能伏闕
上書感動天子卒救父刑而上古最慘之法一朝釋
去可不謂偉焉後世水旱盜賊驕兵虎吏之虐有甚
於斷支體刻肌膚而謀人家國者坐視其流離困阨
曾不出一言以救之是女子之不若也噫

露臺惜百金夫人衣不曳地得無甚乎曰防其漸也不
若是而狗馬宮室神仙征伐紛紛耗天下之財勢且

重賦苛歛海內騷矣是故聖王謹小而慎微
孝景本紀不傳而贊遷革也嘗取而讀之首言孝文之
施大德天下懷安其叙景帝僅論七國一事而以為
安危之機在於謀即景帝可知矣乃班氏曰周云成
康漢云文景若無所容其優劣者以是知良史之材
固遠不逮遷也

趙堯為高祖畫策以周昌相趙王欲代昌御史大夫耳
然未嘗不忠於高祖置貴強相持議老成呂后太子
羣臣素所敬憚者昌而已貴強相非昌誰耶是時即
謀之良平誰曰不然叩其意則非聽其言則是殆堯
之謂乎乃以此奪御史大夫亦以此抵罪則堯之所
不及料也夫

高帝欲易太子大臣中惟留侯畫謀致四皓然猶高后
有以劫之自餘諫者蓋寡而廷爭之強獨一期之御
史大夫昌然則強立敢直言吃固無害不然利口喋
喋何毫毛益人家國哉

令故項籍臣名籍此豈所以教忠高帝之不學無術此
亦足以觀矣鄭君義士惜其名不傳

文帝弄臣大中大夫鄧通至愛幸居上傍不敬丞相申
屠嘉既諍於廷罷朝復檄召通至則免冠徒跣頓首

謝嘉坐不為禮數其罪將斬之首出血不解自古丞相為朝廷執法若嘉者幾人然嘉固賢非文帝烏能成之檄之輒至度丞相已困通乃持節召之且謝丞相是何委曲以成其威重耶重大臣之權因以申朝廷之法帝於是乎不可及矣

張蒼父事王陵陵死蒼為丞相每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非陵且死於法報之固應爾然由今日觀之則盛德之至矣

淮南王長驕蹇不奉法雖力能扛鼎無足稱者余獨取其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一事辟陽侯用事宮闈罪大惡極文帝不即加誅失刑甚矣今淮南為母報仇至孝也誅一賊臣以快天下至正也而疾趨闕下請罪辭氣慷慨無失藩臣之禮此帝所以傷其志而弗治也嚮使感帝寬大戢其驕心何渠不與朱虛侯爭烈乃怙終不悛卒載以柴車邑邑不食死悲夫

武安侯蚡以外戚為太尉至尊顯矣淮南王入朝頌逆之霸上啟其邪心豈真苟以取悅貪厚遺哉蓋小人患得患失工於揣摩好託身以自固而不顧其說之禍人家國也後淮南反謀著聞蚡幸以蚤死免族誅而安父子相繼自剄國除而名敗誰階之厲耶小人

之不可援邪言之不可用其亦昭昭也已

方伍被之諫淮南王安也謂怨望之辭為亡國之語王怒至繫其父母不稍屈而於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反覆指陳若燭照數計豈不亦明智之士犯顏極諫者歟乃卒為安畫反謀主臣俱死為天下笑何也夫非智於前而後則愚也守義之心不勝其僥倖之心而已矣嗚呼士大夫始進以正而晚節不終未有不身名俱敗者又寧獨被也

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約順上旨汲黯庭詰之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是不特不謝且自譽矣何其謬哉乃上然其言益厚遇之他日黯又曰弘位三公祿多而布被詐也上問弘弘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今庭詰臣誠中臣之病三公而布被飾詐名誠如黯言非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夫黯慙安得與弘善引與黯善殆激怒上謂黯忠又隱刺之非由中之言也而上以為謙讓愈益厚之何也蓋弘阿世之術講之有素故嘗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是以好大喜功為勸而已之布被脫粟為足以風有位

也又議必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絕不面折廷爭如
主爵都尉黯之所為日益親貴為丞相封平津侯有
以也夫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失火延
燒不足憂臣過河南河南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
食臣謹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
矯制之罪嗟乎後世水旱災傷方伯連率親民之官
有為秦越之視匿不以聞者矣汲權不在頷蹈矯制
之罪以活貧人此豈市恩於下凡以不忍視其死廣
上德意而已不學無術者能若是耶

淮南王謀反惲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嗟乎
國家有社稷臣反人亦畏忌而不敢發彼丞相弘豈
不至貴倨乎而發蒙振落早已料之審矣

太史公之傳汲鄭也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
倍無勢則否引翟廷尉署門語三太息焉嗟乎賓客
附人若趨市然其衰盛也若朝暮然豈惟翟公汲長
孺鄭莊當日孟嘗君之罷相廉將軍之不為將往往
去之矣曉然於去留之故盛何足欣衰又何憾哉
汲黯好直諫數犯主顏色嘗謂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不當從諛承意陷主不義所謂貴育不能奪者也帝

言書卷十
不冠不見以為古社稷臣敬禮之亦至矣而於其諫也頽默然曾不一見用則非帝不能用黯而黯之所至內多欲外施仁義帝之過亦面折於廷不少為諱哉且黯嘗面觸弘數質責湯於上前二人者疾黯而欲誅之以事也久矣况褊心不無少望有致禍之道耶帝則曰懃耳未學耳終黯之身恩禮不少衰且官其子弟於身後黯固忠非帝亦烏能容之哉

黯與大將軍青亢禮青不惟不之怪且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青亦加人一等矣子長稱其仁善退讓有以哉

鄭莊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嘗以為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好賢樂善至此庶幾古大臣之風乎世特傳其置驛請謝賓客則任俠之為耳莊之賢不在是也董仲舒與齊人胡毋生瑕丘江生皆以治春秋名仲舒公羊江生穀梁也同時公孫弘亦受春秋於胡毋生太史公頽謂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又曰漢興至於五世之間惟仲舒名為明於春秋經學之淺深昭昭矣而胡毋生以博士老江生官不著仲舒一代大儒官

正江都膠西相而已弘獨為丞相封平津侯然則希世用事不患不公卿何關經學哉

武帝好文辭而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竇太后好黃老轅固生願忤太后指至不測他日謂公孫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之二儒者非較然不欺其志者耶乃皆病免而弘以布衣為三公封平津侯蓋直道不容而曲學之利於仕進也亦已久矣

昔孔子僅於傳易謂湯武順天應人自餘蓋罕言之而轅固生黃生乃於景帝前爭論不休耶固說折囊孔孟是矣然黃生冠履之喻可厚非之乎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夫豈真為兩生解紛誠慮大聖人非常之舉為奸雄之所借資不可以訓而何取乎論說之喋喋也是後學者莫敢言受命放殺英主用心固非儒生所測識爾

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子弟都養又間行傭賃以給衣食古人貧不自振時若此類者何可勝數然有所不為者固在也今人恥都養傭賃不為而苟以去貧則決禮義之防而莫之恤嗚呼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

歟

魯徐生善為禮容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夫禮有本有文即文也寧第容而已哉以容拜官且世其家亦愈知禮經散亡而治之者之日以衰陋矣

武帝任酷吏騷動天下太史公目擊而心傷焉故其稱循吏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而其有取於孫叔敖也纔復市幣高其車兩事凡以便民而已夫便民則民樂其生治孰大於是便於上不便於民未有不求治太急而流於擾者也

史記傳循吏五人列國賢卿相四焉若鄭子產其尤著者謂必賢如子產而後盡乎循吏之道也循吏顧易言哉小司馬以為子產當別傳與管晏等蓋論其迹而不知子長憂天下之心者也

公儀休不受遺魚廉矣乎然其謝客也則曰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是猶有得失之見存也後世功名之士潔身如休者或不乏人而立乎人之朝使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則卓乎古大臣風烈弗可及已而拔葵燔機又自正以正人之本也哉

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卒伏劍而死嗚呼夫人於成敗利鈍所爭僅毫髮而詐諉百端嫁禍於人而後快者已不可勝數而況於死生之際耶若離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視死如歸者乎而挹其辭令又何其有仁讓君子之風也

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從入上林諫上救賈姬風節蓋凜凜矣居邊匈奴不敢近雁門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豈不至威重哉即治濟南矚氏但滅其首惡而止彼宗人三百餘家未嘗蔓引誅之太史公頷以之冠酷吏何也蓋是時民朴方畏罪自重而都獨先之以嚴酷自是用法日以刻深而姦偽萌起上下相遁未必非都開之此所以儕之酷吏歟然而公廉有氣力賢於張湯義縱王溫舒諸人遠矣

寧成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周陽由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是二人者豈但吏治同一暴酷哉即好氣爭權上下相侵

侮亦無不同滑賊驕恣至此欲免刑禍得乎

張湯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

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接天下名士大夫雖

不合湯浮慕之時上方嚮文學陽決大疑欲傳古義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奏事即謹嚮

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指

臣弗用故至此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為此奏者乃正

監掾史其為之豈不揚善蔽過矣乎然詐也湯為大

吏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

尤厚造請諸公不遜寒暑雖文深意忌然得此聲譽

刻深吏多為之爪牙丞相弘亦數稱其美非以詐得

之耶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株與治陳皇

后蠱獄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

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乃承上捐造白金

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

強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跡皆忠心皆詐也故

博士狄山直斥之曰詐忠湯每朝奏事至日晏天子

忘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然而百姓騷動

詐之流弊亦極矣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隙湯愛史

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告文姦事湯心知謁居為之

及上問蹤跡安起則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詐也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翟青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問湯欲致罪丞相丞相患之而三長史之獄興是又詐以禍人反得禍矣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也素貴湯常凌折之於是三長史合謀曰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及他姦事事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詳驚焉至是詐已甚上亦疑之會臧宣奏謁居等事上乃以湯果懷詐面欺使使八

輩薄責湯湯猶謂無此不服最後使趙禹責湯禹曰君夷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多對簿何為湯乃自殺湯死後猶能誅三長史令丞相自裁嗟乎何益哉湯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何其智也然用詐為三公取悅天子卒亦自戕其身甚矣舜智行詐之弗克終也其亦可鑒也夫

湯客田甲賈人耳所以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何其賢也今其說辭不傳大都必忠於湯而一反乎刻深詐偽之為者湯不之用而惟謁居田信相比周此其以敗也歟

義縱少攻剽為群盜其姊姁所謂有弟無行者也及為
長安令武帝頗以為能何也蓋是時若救火沸湯方
以誅殺多族滅人為舉職而姁則以少仁恩為無行
且恐賊人者之終必自賊故愛其弟不令仕也仕至
右內史以誅死誰謂姁婦人也而不智乎

義縱掩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
視者亦二百人皆捕鞠論殺之一日凡殺四百餘人
豈不猛於乳虎矣乎縱卒棄市噫亦加髡鉗一等矣

吾鄉李惺庵先生順治辛丑進士仕綏陽
蓋平令有循績康熙己未由博學鴻詞入
翰林歷升內閣學士陸清獻公稱之為理
學名臣阮吾山淮故述其在經筵講書理
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後之撰郡志
者置先生於文苑頗失其實改列儒林斯
為允矣今所傳者有讀書雜述行世平易
純實皆居家涉世日用切近之言惜傳本

甚稀漕帥吳仲宣先生購得原刻廣為印
行並將板本存麗正書院於以表章前賢
嘉惠後進洵盛事也先生有恪素堂集闡
明程朱之學聞淮之舊家尚有副藏同族
裔孫芝齡大宗伯嘗訪求付梓未得其書
朱氏日下舊聞引玉河繼馬記亦未之見
附記於末俾後之徵文獻者有所考焉同
治三年十二月同邑後學丁晏謹跋

